

周 口 人

《风俗通义·三皇》记载：在中华民族长达 6500 年的历史源头，周口这片土地上矗立着三位高山仰止的人物。

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

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说：“三皇之首在这里，我们民族的根在这里。”这位一向不爱题字的铁血总理还破天荒地为周口题词：羲皇故都。

就是这片沃土，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名人辈出，群星灿烂。

中华始祖太昊伏羲氏，在此演八卦、分阴阳、作网罟、养六畜、定姓氏、制嫁娶，掀开了华夏文明的序幕；人类始母女娲抟土造人、繁衍人类，创立了人间的婚配制度；炎帝神农兴农事、教耕稼、种五谷，开启了农耕文明的先河。中国有句古话“功高三皇”，就是说他们的功德的。如今太昊陵、女娲城、五谷台香火不断，游人不绝。透过人们虔诚的祭拜，我们看到的是老百姓对先祖的敬重和热爱，那些为人类做出过贡献、推动社会前进的人，人们将永远记住他。

道教鼻祖老子，是知名度最高的周口人，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蜚声海内外。其 5000 言的《道德经》，博大精深、奥妙无穷，在世界上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其思想之伟大不仅在当时处于峰巅，就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时时用新，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且不说，和谐社会能在《道德经》中找到出处，就连美国总统也喜欢上了《道德经》，里根总统就曾在国情咨文中引用《道德经》里的句子：“治大国若烹小鲜。”

这几位先祖都是万世景仰、日月同辉的人物。正是他们，周口才有了“华夏先驱、九州圣迹”的美誉，才有了“中华文化发祥重地”的地位。

周口是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出现了许多王侯将相。陈胜（商水人）吴广（太康人）领导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在淮阳）。楚霸王项羽的祖先曾受封于项城（古称项县）；汉光武帝刘秀曾经在项城度过童年，并留下了“扳倒井”、“饮马池”、“鬼修城”等神奇传说，所以这两个人都算得上半个周口人。三国的袁术、袁绍是汝阳（今商水县）人，在那个战火纷飞年代里，都曾为了出将入相而四处征战。尤其是袁世凯更是把“权术”二字玩了个精透，当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和清朝军队在武昌杀得难解难分之时，他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发挥得淋漓尽致，硬是从清朝和革命党手中夺了个当总统，结果演出



周口大闸全景

了一场国家和他个人的大悲剧。

这几位周口人，在中国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是中国历史上不得不提的人物。周口还有另一类官员，一心为民，深得老百姓的喜爱。

在内乡县衙有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种自觉与百姓一等，时时想着为百姓谋利益的民本思想，在旧时非常难能可贵。还有清代郑板桥在当县令时写的一首以竹自喻的自励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也表达了这种以民为本的为官之道。那么在周口，也有一批这样的好官。春秋时期鸣鹿村（今鹿邑县）人蹇叔，帮助秦穆公把秦国治理得国富民强，老百姓安居乐业。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南时特意提起的“南京到北京，商水一丘生”的商水人士曹丘生，为民乐做善事，他死后，老百姓给他刻碑：“昔日造律定汉世，落得瓦舍留芳名。”还有西汉阳夏（今太康县）人黄霸，曾官居丞相，在任颍川太守时，关心百姓疾苦，赡养寡寡贫民，吏民皆称其贤明；西汉陈县（今淮阳县）人郑当时，官居九卿，其嘉言善行，在长安以东地区广为传颂，士人君子莫不交口称赞，誉之为贤臣；汉时汲黯任淮阳太守，以清廉著称，死后家无余资，后人为了纪念汲黯，曾建“卧治阁”。至今，汲黯为政廉洁清明的故事，仍在周口流传。这样的好官，在周口这片淳朴的土地上不胜枚举，代代相传，以至于到了 21 世纪，在周口又出现了一心为公、执政为民的“焦裕禄式的好书记”陈新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固然令人钦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失之洒脱。周口文化气息很浓，从古至今总有一批文人学士，纵情青山绿水、执迷金石字画，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高雅脱俗、洒脱不羁。有了他们，周口人多了几分灵气、几分可爱。

说周口文人，我这里迫不及待地想先说一说太康作家群——谢氏家族。自三国中郎将谢纘（现世界谢氏宗亲把谢纘尊为谢氏先祖，其太康陵墓为中华谢氏寻根谒祖之地）开创谢氏基业以来，这个家族代有人出。且不说古代著名战役“淝水之战”中的四谢子弟（谢安、谢石、谢玄、谢琰，皆为太康人），单说谢家的文化人，就让我们惊叹不已。与陶渊明同时代的谢灵运，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其诗意境新奇、辞章绚丽，影响深远，被后人誉为中国山水诗鼻祖；诗仙李白“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



周口滨河风景

清发”中的小谢，即为太康人谢眺，是山水诗集大成者，唐代王维、孟浩然等的作品以及唐代诗风，均受他的影响，清人沈得潜誉之为“灵心秀口”，梁武帝则说，“三日不通玄晖（谢眺字玄晖）诗，即觉口臭”。被称为“咏絮女”的谢道韞更是文思敏锐，少时与家人集聚，适逢下雪，叔父谢安问诸子侄：“何所似也？”侄谢朗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道韞对曰：“未若柳絮因风起。”真是巾帼不让须眉。还有谢惠连、谢混、谢庄等文人，单是这三位，就让我们对这个家族肃然起敬了。

说了谢氏，我们再说一说周口众多的文人学士。才高八斗、七步成诗的曹植封于陈郡（今淮阳），被后人称为陈王；“建安七子”之一的应玚，文章风格刚健，素有“建安风骨”之称；《千字文》作者周兴嗣魁夺华林宴，文章传千古；北宋著名思想家、理学奠基人程颢，曾在扶沟任知县，注重教化、兴办学校，“程门立雪”的故事就发生在扶沟大程书院；被誉为明代文坛“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扶沟人），领袖明代文坛数十年，天下争效其文体；草书大家麻坦笔走龙蛇，赛过怀素；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文词漂亮，人更飘逸，把毕生收藏的《平复帖》、唐李白《上阳台帖》帖等多件国宝捐献给国家。刘海粟大师曾评价张伯驹：“从碧兄（字从碧）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阔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吟花弄月是文人的潇洒，金戈铁马却涌动着武将们的豪气。在周口这片热土上也涌现了众多的军事将领。三国著名的谋士郭嘉，因功封洧阳（今扶沟）亭侯，嘉及其子孙落籍于扶沟县，随曹操征战，先俘吕布，后败袁尚，多有战功。但其英年早逝，以至于曹操兵败赤壁，还念念不忘郭嘉，悲叹：“郭奉孝在（郭嘉字奉孝），不使孤至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淝水之战，指挥者就是太康人谢安，这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一个奇迹。死也不倒下的吉鸿昌将军更是周口人中的大英雄，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之时，他组织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日，功勋卓著，威震中外。作为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伟男儿高大形象，他为周口大地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周口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到了当代，周口的土地上又走出了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音乐家赵枫、被周总理誉为活话葛的越调大师申凤梅、歌唱家李娜、

郭志刚



第一个登上珠峰的运动员王富洲、世界名模马艳丽、“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洪战辉、乡村最美女教师李灵等风云人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周口人杰地灵、文风蔚盛，出过王侯将相、文化巨子，但历史上都鲜有经济巨擘。到了近代，周口这块宝地终于出现了一批市场弄潮儿。李怀清使莲花味精颗粒香浓；赵启三的“金丝猴”、“馋嘴猴”群猴闹市场；朱文臣以“中国性格，共赢天下”；仵树仁从一个小发酵厂起家，发展成为集运输、化工、皮革于一体的财鑫集团；李士强在锦绣花园、亿星超市、燃气公司、国家直属储备糖库等多个领域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李海燕从一个小裁缝开始，建成了周口科技职业学院，创造了贫民办学的奇迹；张怀君在偏僻的纸店小镇魔术般地建起了河南最大的国家粮食储备库。这些企业家，为周口这个传统农区谱写了市场经济的动人篇章。周口地处黄淮平原，周口人既有北方人热情好客的豪爽，又透出南方人善于经商的精明。

周口人爱舞文弄墨，有解不开的文化情结。周口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已在文中说了很多，就是今天，周口的空气中仍散发着阵阵墨香。周口的作家协会会员、书法协会会员在全省数量最多。今年，周口书画交流团去了宝岛台湾，很受台湾同胞的欢迎，在台湾刮起了周口书画风。从那一幅幅丹青墨宝中，我们读出了周口人对文化艺术的执著之爱。

周口民风醇厚，“奉亲以孝、从事以忠、交友以诚、与人为善”的特点十分明显。在老人病床前，儿女悉心照料；在客人来的时候，做主人的必然拿出最好的酒菜招待；村邻乡亲有了危难，大家必然疏财相济、仗义执言。周口人乡土观念强，以邻为善，视同乡为朋友。正是这浓浓的乡情，表达了周口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

“人才之兴、必由教化、教化之明、端赖师儒。人生当其少时即为辨别趋向，使日从事于道德经济而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则人才众矣；使日汲汲于功名富贵而不从事于道德经济，则趋向不正而成才少矣。”此言可谓精到而贴切，说明了教育的重要。在周口，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尤其是当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必将为周口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人才，周口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会实现。

艾青诗云：“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让我们深深地爱恋着我们的周口，为周口的振兴尽力吧！

周口故事

狄青和孤灯

张宜举

在淮阳西部有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故道，这就是宋朝的运粮河。这条大河北起宋京都宋门，下通南方各省。北宋时汴京城内文武百官和数十万禁军的口粮，都是从南方各省调运来的。那时，淮阳称陈州，是运粮河的咽喉要地，要保粮食平安运到汴京，必须大将镇守。宋仁宗年间，曾派大将狄青把守陈州。当狄青偕夫人双阳公主乘船出汴门赴陈州时却闷闷不乐。这其中定有缘故。

据说，狄青文武双全，勇冠三军，在平叛西夏时战功赫赫，被朝廷封为平西王，后又以功升为枢密使，权倾朝野。尽管他对朝廷忠心耿耿，却引起朝廷其他官员的猜忌，视之为心腹大患。嘉佑元年八月，朝廷终于罢了狄青的官，并以陈州运粮河为重地须大将镇守为借口，委以“重任”，出任陈州知州。之后每月两次，朝廷派官员到陈州探望，名曰慰问狄青，实则监视狄青。

且说狄青和夫人乘船赴陈州，狄青在船上想：我是平西王，为社稷立下汗马功劳，被放任小小的陈州，真乃是奇耻大辱！双阳公主见他不高兴，看出了他的心事，劝慰道：“夫婿不要心烦，等我把孤灯点亮，逢凶化吉。”她说着从内舱取出一盏宝灯。这灯高八寸，上下三棚，乌黑发亮。这是当年狄青平西夏时，鲜卑国老国王陪送给女儿双阳公主的传国之宝——孤灯。此灯有三大奇处：遇害则明，遇忧则暗，遇亡则灭。当双阳公主把灯点着，不料那灯却暗淡无光，不一会儿闪了几下就灭了。狄青“哎呀”一声：“我该死了！”随手拿起孤灯扔进河里。后来不到半年，狄青果然死在陈州，葬在蔡河东不远的地方。

狄青抛孤灯的那段河东岸有个杨柳村，村里有个老汉叫刘耿，穷得地无一垄、房无一间，靠打鱼为生，堤岸边两间茅草棚就是他的家。刘耿老伴早下世，只有一个儿子叫刘七子，父子俩相依为命。刘七子长得身强力壮，但 20 多岁了还没有媳妇，刘耿很发愁。

一年秋天，运河水暴涨。刘耿父子俩下河捕鱼，网网落空。眼看日头快落了，正要收网回去，忽见一道白光从河心直冲天空。刘耿吓了一跳。刘七子说：“爹，不要怕，我下去看看。”说着就扑通一声跳进河里。刘耿吓得心惊肉跳，正不知该咋办时，见儿子从河水里浮了上来，手里还拿着一盏三棚灯。

刘耿父子俩回到草棚，点上渔火，仔细看这盏灯。刘耿说：“儿啊，这种灯咱民间哪有，必定是官府的东西。”刘七子添上油，弄上棉捻子点着，灯光照得草棚如同白昼。奇怪的是，直到天亮，灯里的油也没有熬下去。

第二天，刘耿父子俩捕了满满一船大鲤鱼。从此，刘耿父子俩下河捕鱼都是满载而归。三年后，刘七子成了亲。十年后，刘七子就成了当地有名的财主了。

刘耿死后，刘七子慢慢变了。他吞并了方圆 20 里以内的土地，霸占了运粮河，凡是渔民捕上的鱼都得给他三七分。更可恨的是他买通了官府，抢拉民女成亲，无恶不作。俗话说恶有恶报。一天晚上，刘七子坐客厅里饮酒，并有美女唱歌跳舞作陪取乐。忽然，宝灯灭了。刘七子非常恼火，大骂道：“他娘的！这灯跟我作对。”他令佣人把灯点着，但咋也点不着。他恼得抓起宝灯往地上一摔，只听一声霹雳，如山崩地裂，宝灯闪着白光飞了。接着，运粮河决口了，滚滚大浪冲了进来，把刘七子卷入水里喂了王八。